

高亭轩得知板凳就是自己失散的儿子 7

热门影视

王俭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板凳”是上海滩一个杂耍班小人物，心无信仰，胸无热血。板凳的大师兄常墩子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惨遭敌人杀害。临终前，常墩子将一个流浪儿红儿托付给板凳，板凳便由此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险途。坚守对大师兄承诺的板凳在危难中宁可坐大牢也要守护红儿。狱中，真正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临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感染了板凳，他渐渐变得不再被动地逃亡，而是决定主动反击。最终板凳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上期回顾]

板凳在李清风的安排下，和红儿躲进魔术箱里，到慈恩孤儿院和唐雪梅接头，把红儿交给了唐雪梅。但唐雪梅他们很快被特务发现，板凳被抓。

红儿闭上眼睛，害怕极了。刚才她和其他孩子挤在一起，记者们拥到身边，把她和另一个小女孩的面具挤掉了。红儿吓坏了，知道不能让坏人看见自己，连忙挤过去捡面具。另外那个小女孩也在捡，自己的面具被她捡了去，她也没发现自己捡错了。红儿来不及跟她说话，赶快捡起她的面具戴在脸上，然后……就被一个孤儿院的老师从人群中拉了出去。

齐三鑫和小芸被于志国他们抓走后，于志国要求他去指认红儿，如果指认不出来，他和小芸都小命不保。齐三鑫本来就觉得红儿是个大麻烦，为了救小芸，他答应去指认红儿。红儿很快被认出，被特务带走了。

李清风在混乱时躲在了一棵树上，眼睁睁看着齐三鑫认出了红儿，可又不敢暴露自己。唐雪梅在刘院长的掩护下已经脱离危险，但刘院长自己却被抓了。李清风来到他和唐雪梅接头的地方，告诉唐雪梅，“齐三鑫指认了红儿……我恨不得宰了他！”李清风恨恨地说完整件事情，唐雪梅只是叹了口气。她无力地用手撑着额头，“你不能暴露。他们想抓的是我，想要的是‘火种’，红儿暂时不会有危险。况且，还有板凳护着她……”

“你相信板凳？”李清风睁大眼睛，“我都怀疑是他故意交换了红儿的面具，演了出苦肉计！你也不想想，为什么我们每次营救都会失败……依我看，这次红儿要受罪啦。”唐雪梅摇摇头，“我相信红儿……她那么依恋板凳，总有原因的。”

“那也是板凳骗她，想从她嘴里套出秘密来。”李清风随口说道，想到板凳的为人，也只得摇摇头，把这件事情甩在脑后，“接下来怎么办？”唐雪梅想了想，“老陈牺牲了，刘院长、小严他们五个被捕，我们的损失已经太大，不能再硬拼……或许，可以试

着越狱……但这需要严密的部署、多方的配合，具体的行动要在请示了上级后才能确定。”

板凳和刘院长他们被关在了一起，刘院长告诉板凳，红儿被抓了。板凳开始根本不信，他说：我亲手把红儿交给了唐雪梅，怎么可能被抓？但很快红儿就出现了，他们被关到了一起。

为了得到“火种”的秘密，于志国和付忠良轮番上阵，对刘院长和板凳他们进行严刑拷打。板凳确实不知道“火种”的秘密，但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就假装说他知道，并且骗他们藏“火种”的地点，特务们屁颠颠去找了半天，才发现被板凳耍了，回来又对板凳一阵毒打。

李清风最近很有点头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催他结婚，而她最喜欢的姑娘就是小芸。李清风当然不是不喜欢小芸，可他从来没想过娶她，这事可怎么向母亲说呢？难道要说自己的心上人是个共党，而且由于忙于革命而没空结婚？而且现在情况更复杂了，这共党还是个有夫之妇！前不久，上级告诉唐雪梅，她的丈夫苏君豪并没有牺牲，受伤后送到了苏联救治，现在已经回来了。

李清风觉得自己的脑袋快炸开了。当妈的虽然唠叨，勉强也能应付，更大的问题在于舅舅。李清风的舅舅可不是一般人。他早年入读黄埔军校，北伐的时候跟家里失去联系，不料时过境迁，如今的他竟当上了国民政府的高官！这位舅舅最喜欢的就是李清风，多次表示要找门路给他做官。还怕他姐姐一寡妇家面子不够大，非要亲自来一趟上海，帮李清风找个好姑娘提亲！

唐雪梅听了李清风的抱怨，若有所思，“你是怎么想的？”“……这不是废话嘛，放心吧，我绝不会答应！”李清风立即跳起来。唐雪梅失笑，“不是说小芸啦！我是说，对于你舅舅

……”“哦……”李清风看她一眼，“你不是已经有想法了吗？”

唐雪梅点点头，“上级希望有人打入敌人内部，协助板凳和红儿越狱。”“……你觉得，那个人应该是我？”唐雪梅叹了口气，“我当然希望那个人不是你，可就目前情况来看，你是最佳人选。”她沉默一会儿，看看李清风的脸色，“如果你不同意……”

“我同意。”李清风立即举起手，“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说到做到。”唐雪梅责备地看他一眼，“清风……这不是赌气的事……”李清风摇摇头，“我没有赌气，尤其不会跟你赌气。”他突然笑了一下，“你知道这些天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苏君豪是死而复生的英雄，让你觉得欠了他；那么我也要找个机会，让你觉得欠了我……这样，我们之间，你才能公平抉择，对不对？”

他说得云淡风轻，唐雪梅却听得心惊胆战，连连摇头，“公是公，私是私，不要混为一谈。”李清风沉重地看着她，“对我来说，没有区别。”两人对视良久，唐雪梅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向上级反映情况，你也去跟你舅舅提一下吧。”由于形势危急，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申请就被批准了。李清风的舅舅更起劲。李清风坚持留在齐家班卖艺，他早就写信抱怨了几次，这次接到电话立即铺好了路，就等李清风走马上任。

乔芝兰得知板凳被抓后，整天对高亭轩嚷嚷着让他去救板凳，高亭轩只是一直敷衍。这天，高亭轩家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村妇，一脸病容，村妇是高亭轩的婶婶。她告诉高亭轩夫妇，他们的儿子也许没有死，“我没几天好活了，再不敢撒谎……当初，你把你刚出月的孩子托付给我，我本想替你们好好照看着。谁知道，你是清廷通缉的乱党，我听说官府的人要来挨家搜查，

怕受牵连，一时犯糊涂，就把孩子给扔了，还骗你们说，孩子死了……”

高亭轩和乔芝兰闻言又是一惊。乔芝兰突然冲上前捶打婶婶，“你还我儿子……我的儿呀……”“我有罪……所以老天爷惩罚我，让我得了这场大病，只剩一口气了，我非得找到你们解开我这一辈子的心结，不然我闭不上眼睛啊……芝兰、亭轩，你们饶了我吧……”她说着就要下跪。高亭轩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婶婶，你当初把孩子扔在哪儿的？”“北平南郊的红螺寺，听说后来让人给抱走了……”

高亭轩在北平找到了老相识孟先生。孟先生是当地的地头蛇，听高亭轩说明情况后，立即动员所有人脉，没多久就找到了当初抱走高亭轩儿子的黄神算。但黄神算告诉他，那孩子与他命中相克！只好又把那孩子……扔了！“什么？”高亭轩又惊又怒，“你把你孩子扔哪儿的？”黄神算想了想，“天桥杂耍场的板凳上……”高亭轩一愣，“杂耍场？板凳？……那孩子后来是不是让齐家班的班主给收养了？”“嗯……应该是吧……”黄神算赶紧顺水推舟，“我还记得那个班主叫齐、齐……”“齐三鑫！”黄神算赶紧点头，“没错！就是齐三鑫！”

高亭轩没想到板凳果然是自己的儿子，他当晚就连夜赶回上海，次日就约了齐三鑫见面。板凳右耳根上有颗黑痣，左屁股上有块胎记，铜钱大小，齐三鑫听后没有否认。高亭轩闻言顿时舒了一口气，“儿子……终于找回儿子了……我这就回去告诉芝兰！”

见高亭轩喜形于色，转身欲走，齐三鑫赶紧叫住，“高买办，您……就这么走？”高亭轩一愣，随即会意，“哦……你看我，高兴得啥都忘了。齐班主，您将板凳抚养长大，是我们全家的恩人，高某一定会重重补偿您，以示对您由衷的感激！您看，酬金方面多少合适？”

周镐通过下棋试探谷彦生的记忆力 4

还原历史

孙月红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随着电视剧《潜伏》的播出，作为余则成原型之一的周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1949年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周镐带领警卫员谷彦生等一行，到蚌埠去策反国民党刘汝明部队。周镐预感到此行有危险，便将谷彦生留了下来。谷彦生遵奉周镐嘱托，细心照顾周镐的夫人吴雪亚和儿子，后来才得知周镐牺牲了。

因缘际会，本书作者认识了吴雪亚，通过采访和整理，为后人打捞出这份不能忘却的“生死记忆”。

[上期回顾]

周镐见了周佛海后很快得到重用，周佛海将周镐安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方便他搜集情报。

在周镐为国民党重庆政府争取孙良诚部反正的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对策反孙良诚部也十分重视。1945年4月6日，新四军军部致电苏中苏北军区：要求他们把对敌工作的重心放在争取孙良诚身上。

1945年5月下旬，八路军方面派周天亚（西北军旧同事）等到扬州，对孙良诚进行一番劝说工作。对此，孙良诚却采取了虚与委蛇表面敷衍的态度。两个月后的7月间，第18集团军秘书长申伯纯及中原军区情报处主任余义，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又来到扬州策反孙良诚。申伯纯抵达扬州之前，在南京的谢庆云接到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指示：“保障申伯纯的安全。”读者一定很奇怪，孙良诚第2方面军驻京办事处的少将处长谢庆云怎么会听从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指示？其实，这个时候谢庆云已经是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了。为了保证申伯纯的安全，谢庆云在扬州的杨社（扬州当时第一流的旅社）二楼开了几个房间，全程陪同申伯纯住在旅社内。

对于申伯纯和余义的到来，孙良诚依旧是表面热情接待，口头上称赞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善战，但在实质问题上，他不表明态度。私下里孙良诚苦笑着对部下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一个大花脸。申伯纯等人只得无功而返。但孙良诚并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这条渠道，他让中共的一位代表留在了王清瀚部。孙良诚脚踩三只船，与南京的日伪政权、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三方面都保持联系，费尽心机巧于周旋。

当时的南京在汪伪的统治下，歌舞升平，虚华繁荣，日寇正以种种方法为南京易容，北区东洋建筑风靡一时，连鸭蛋式的纸灯也成为风尚……周镐虽是国民党的军统人物，但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痛恨日寇的残

暴，看到父老乡亲惨遭日军的欺凌与侮辱，激起他更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正义感。所以他在为军统策反汪伪部队时真是不遗余力。

周镐从扬州回到南京后，立即让夫人吴雪亚立即准备同他一起前往苏北高邮。他认为王清瀚带兵有实权，是一个很好的策反对象，策反孙良诚部就从王清瀚开始。为了万无一失，在去高邮前，周镐派人又重新了解了一下王清瀚的底细。

王清瀚，字镜波，号道宜，1898年出生于河北交河县杨家庄。出身贫寒，自幼在本村上私塾，勤奋苦读，四书五经熟背如流，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将领。1942年4月随孙良诚投降日伪，是孙良诚的一位高级幕僚。

1945年暮春的一天，周镐偕夫人吴雪亚北上来到高邮。王清瀚第2方面军第5军军部。军长王清瀚偕夫人、女儿以及勤务兵谷彦生热情地站在军部大门外迎接。王清瀚直接把周镐夫妇接到家里，在给周镐夫妇一一介绍家庭成员时，也把谷彦生介绍给了周镐夫妇。

在迎接周镐的整个过程中，谷彦生跑前跑后，端茶倒水，看上去只是一个勤快的勤务兵，其实此时的谷彦生内心激动万分，他专心地听周镐与王清瀚对话的每个字、词、句，观察周镐的每一个举动。

谷彦生回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将军，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他，但周将军在我的期盼中已经变得高大起来，见面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将军那双眼睛，那是一双见到便不能忘记的眼睛，锐利得一下子扎进人的心里。和眼睛一样锐利的是他那爱国抗日的言论，也一下子记在了我的心里。这次见面，周将军就成了我崇拜的人，当然在我的内心里更多的还是喜欢。

周镐的这次高邮之行，是想进一步探探王清瀚对反正的虚实。两天的

交谈，周镐心里有底了，反正之事，只待时机成熟。第三天早晨，周镐夫妇收拾完行李准备离开高邮回南京，在王清瀚夫妇的再三挽留下，周镐决定再停留一天。高邮的名胜古迹这两天在王清瀚的陪同下已畅游了一遍。最后一天他们俩也不准备出门了，王清瀚刚巧有急事外出，周镐闲来无事，就问谷彦生会不会下象棋。谷彦生说：我经常看王军长下棋，只知道怎么个走法，马走日象飞车走直线隔山炮，小卒步步往前走，过了界河不回头。周镐说：对对对，来来来，正好闲着，就陪我下两把。谷彦生就坐了下来，说：周长官，我略知一二，还不怎么会下，只能陪长官消遣消遣。

这一次下棋，也许是决定谷彦生以后命运的主要因素。周镐与谷彦生下棋是假，实际上是想考察谷彦生。这两天谷彦生给他的印象很好，少言寡语但很机敏，且善解人意。周镐来到高邮的第二天就注意上了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勤务兵。那天周镐与王清瀚从城外回来把马交给谷彦生，什么也没交待，午饭后，周镐出门时发现，马鬃干净油亮，马鞍清洁整齐，连左后马蹄上的破损铁掌也更换一新。当时他心里一动，知道是这个小勤务兵做的，心想，如此心细机灵的勤务兵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联想到早晨房间里野菊花也有可能是他放的，就对谷彦生刮目相看了。

这天正好闲来无事，周镐就想来考察这个勤务兵的反应速度与记忆力。下棋中，谷彦生确实只是个新手，周镐让他车马炮，谷彦生还是很快就输给了周镐。周镐在端茶杯时有意将棋盘碰翻，棋子洒了一地，谷彦生赶紧将棋子拾起，一一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子不差。周镐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看着，惊叹谷彦生的记忆力。周镐在军统多年，识人无数，人的好坏他一看便知十之八九。他从心里已经喜

欢上这个小勤务兵了。他现在从事的这项秘密工作，正需要这样的人做他的警卫员，只是他与王清瀚的关系还不到开口要人的情分上。

第四天清晨，周镐夫妇向王清瀚一家及谷彦生告别时，谷彦生插话说：周长官，您来的时候是从西码头下的船吧，回去就走东码头吧，那里方便上船。周镐觉得很奇怪，饶有兴趣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从西码头下的船？谷彦生说：那天，长官与太太的鞋上都有泥，西码头那边有淤泥。周镐哈哈一笑，语重心长地对王清瀚说：王兄，你这个勤务兵真是不可多得啊，聪明心细还善解人意。咱们来日方长，以后有事需要小弟，尽管吩咐，就让小谷去南京替你送信吧。王清瀚心领神会，说：会有事需要周兄帮忙的，到时还望周兄费心，这小谷办事稳重，人又厚道，很可靠，周兄的眼力真是人木三分啊。

后来，谷彦生果然去了两趟南京替王清瀚送信给周镐，让周镐更加了解了谷彦生，谷彦生也了解了周镐。

谷彦生回忆：1945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虽然仍负隅顽抗，但大势已去，周将军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加紧对汪伪军队进行策反。这期间，周将军掌握着军统的大量活动经费和金条，但他从不私自挪用一分钱，工作严谨，烟酒不沾。这段时期他与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友谊日增。他俩是同乡、同学，但不是同志，当时为了抗日各为其主。徐楚光为了筹集地下党的经费，曾让周将军利用他在汪伪的职务之便批车皮，从北方运载小麦到浙江出售赚钱，所得与周将军分成。周将军用所得之钱全部作为军统的“忠义救国军”的经费。

后来，周镐跟谷彦生说，当时，他虽然没有确定徐楚光的真实身份，但凭多年的特务嗅觉，他能感觉到这个老乡是什么背景。